

Baqytsyz Jamal  
*Unfortunate Jamal*  
不幸的賈瑪爾





# STEPPE VOICES

KAZAKH TRANSLATION &  
PRESERVATION PROJECT





我贾库布，布衣中尚且卑微  
我的话丝毫没有任何新鲜  
但明珠不会被丢在地面  
何不用哈萨克语写一部小说  
我们哈萨克三个玉兹  
族谱上记录句句是真  
人数虽多乌合之众一帮散沙  
不敬重科学更别说追随  
不愿出草原走出半步  
如此生活怎能算一个人  
对天地万物一无所知  
像囚徒被关在黑暗牢笼  
完美之民族哪里可存?  
但无疑哈萨克落后于他人  
其他民族不会如此懒惰  
他们用科学带来了光明  
每个民族都有人奋发图强

难道你我中没有这英豪  
哈萨克人有种不治之症  
一旦指出不足恼羞成怒  
叫他先生他就挺起胸膛  
可其实病弱像是个肺痨  
一旦有利他人急忙退缩  
你们评理我是否在胡说  
人们对学习绝无热衷  
又有何益就算读了小说  
我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蠢货  
我希望还有人能慧眼识珠  
尽管如此世人未必都领悟  
各种评论纷至，褒贬不一  
但小说的目的是启迪民众  
不是闲来无事荒诞的传说  
本书讲述着贾玛尔的命运  
她是当今不幸的女子  
这不是特例而真实地发生  
这如今比比皆是在如今的哈萨克  
我希望读者能够领略真意  
切莫当此只当做一段叙事

那些以教法之名所说的规定  
都不该被用来去羞辱女性  
将女儿像牲畜一样地出卖  
不讓她们嫁给心中的真爱  
嫁妆像贩卖牲口的收入般盘算  
而男人则稳坐在大汗的宝座  
请各位对照写份反省报告  
读一读贾玛尔不幸的经历  
这事情在哈萨克每个地方都存在  
细细数数，你就会知道  
拿起本书的人我希望你倾听  
但愿你明白我所言非虚  
希望有人能够迷途知返  
愿每个人都看到隐秘的邪恶  
本书前哈萨克从未有小说  
所流传的不过琐碎的传说  
我根据自己所知写下文本  
我期待后人将我来超越

## 第一章

去年冬天气候温和，牲畜肥壮，母马怀着马驹，在阔克塔尔过冬的库尔曼氏族比往年更早动身去夏牧场。两个氏族的人们一起在萨马勒湖畔搭起帐篷，不久开始栓马挤奶。冬天开始就没见面的友人们互通思念。一个个毡房互相邀请彼此，络绎不绝。年轻小伙子们借着喝马奶的名义，穿上派头的新衣，骑上骏马，往姑娘们的阿吾勒（聚落）来了，在那里来回晃悠，孩子们则忙着驯服自己野性的马驹。

一天中午，从湖岸扬起尘土，一个俄国人和哈萨克骑马飞奔而来。孩子们急忙往家里跑去，大人们则观望这两骑马在哪里停步，结果直奔了区长贝克江的居所。不到半小时，整个夏牧场的人全部知晓了：第二天要有农务官造访。原来这二人，一是警卫，一是邮差，乃是为大人打前哨而来，让众人杀羊宰牛做好款待的准备。当晚，氏族聚落中的官员们通宵达旦，不亦乐乎。第二天一早，聚落远处搭起来一棕一白两座毡房。上午，马车铃声嘚嘚响起，是官员们到来。车前车后，衣摆飘扬，是骑马陪同的哈萨克人来到准备好的毡房停下。本地的官员戴起徽章，反复鞠躬致敬，连跌声的“阁下”将大人请进屋来。这时，看热闹的人也云集于此，上百人议论纷纷：“这官员缘何而来？是不是今年萨特巴尔迪的状子出了结果？”也有人说：“不可能是为了这个，大概是宣布曼别特要当地方官了。”每个人都说着心中的猜测，这草原瞬间沸腾一般，而这时贝克江满头大汗走出毡房。

人们忙问：“怎么样了，里长？”大人诸事可还算是满意，为何而来？

里长说：“一切都好，托老天福，他连声夸我，还说着“斯帕戏帕”地紧握我的手。他不是为了我们这里而来，是要去喀拉苏的霍霍尔车站，不过在这里小憩，晚上便动身。大人很是宽厚和蔼，问我你们生计如何，百姓安定否，柯特拜辱我之事只字未提。提了可不是麻烦，我还给了哈森一个面子。对了，大人带来的新命令式哈萨克人不用当兵，但假若咱们要想

像俄罗斯人一样定居着住，可分到 15 俄亩的土地。他还说你们种田吧，快点开学校。我就说尊敬的长官，我保证执行任务。当然这些话，都是些规劝。”

而正当贝克江绘声绘色之际，一个骑马的小伙子飞奔而来，对着众人大喊：“报喜啊！萨尔谢拜，嫂子顺利生了个孩子，还找到了个给孩子做小帽子的师傅。”年轻人欢叫萨尔谢拜的名字，年长者则正色说：“恭喜你喜得贵子，愿他多福。不过我们对你说，孩子男女可都是一样。”萨尔谢克则说：“您不必费心，我可不是喜男厌女的人。”说完，他上马向家中驰去。

## 第二章

亲爱的读者，故事既然走到萨尔谢拜家中，当是做一番介绍，讲讲其家庭和为人。这萨尔谢拜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个老实人，放牧卫生。没有祖上的家财，但这些年运气不赖，牲畜越养越多，马群一百匹，羊群二三百头，从普通牧民中脱颖而出，家境殷实了起来。可他的妻子卡拉姆帕尔没能得子，始终期盼着能有孩子。

萨尔谢拜也曾想动念，或是听近邻的劝说，想着为了孩子纳妾，但都没过妻子这一关，妻子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在一次聚会一个同龄伙伴喝马奶时笑他：“你这个老汉，那么多牲口，也不念经或者去朝圣，积攒的钱财是给谁呢？两个妾也不敢娶，害怕自己的老婆子。”这话刺了萨尔谢拜的心，一整晚郁郁寡欢，和妻子也没说一句话就睡了。第二天，他把村里的一二亲戚招来说：

“我招你们来，因为‘绝望才是最大的魔鬼’，没有牲畜的男人不是男人，手里没有继续；不能生育的女子不能怪她，但她身边没有依托。”这些年我含辛茹苦地等着，抱着希望生活，可我如今四十二，妻子卡拉姆帕

尔也都三十三。妻子啊，我也是根据宗教的理念，所以也请你成全。各位亲戚，请帮我促成此事。我不是没有钱财，多娶一房，日子也能过得去，如今我下定决心。”——就这样萨尔谢拜宣布了决定。

卡拉姆帕尔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萨尔谢拜和在场他的亲友口径一致，也无奈当场许了下来，心里却顿时发凉，直到她就算此时说不，也难以扭转：“你们爱如何便如何，我可没说过不许纳妾，你们现在这么劝我，我又有什么好说。”说完，她阴沉着脸离开了。

不久后，萨尔谢拜提亲。在四十多公里外的塞博拉特部落中，有个叫加拉斯的毛拉，育有一儿一女。加拉斯去世后，她的妻子被穷亲戚按着习俗纳为了妻子，两个孤儿也就落入别人手中。而萨尔谢拜求的妾——舒立凡，年方十四。他把彩礼全数送出，第二年就将少女娶回家。

加拉斯在世时教过女儿念经，她也会背上几章，识得字。卡拉姆帕尔常常因为嫉妒而用语言和暴力伤害这舒立凡。到了十七岁之际，这舒立凡为老公诞下一女。这正式众人报喜时所说的孩子。萨尔谢拜年近四十五，第一次得女，欣喜若狂，大宴宾朋，请来许多青年男女。虽是女儿却不以为意，请歌手主持欢宴，为孩子起名为贾玛尔

### 第三章

贾玛尔是千盼万盼得来的孩子，自是百般宠爱，尽一切悉心抚养。到九岁时，一直打扮得是男孩子样子，不知情的人不知道她是女孩，她自己也是，别人叫她女孩，她还会生气。

有次，家里来了个毛拉，是那种走传统的老家伙，号称世间没我所不知道的半吊子。他刚要起身，萨尔谢拜说：“贾玛尔，快起来，给老人家把鞋放好，把洗手壶拿出去。”

过了会儿，在门口洗完手的毛拉回来问道：“您家少爷怎么称呼，给他起名了吗？”原来他一直把贾玛尔当成了男孩。萨尔谢拜稍稍迟疑说道：“我们如此是有一个计较，我们想让她既是我们的月亮，也是我们的太阳，不过骗骗自己，图个心安。”老人家若有所思，片刻后说道：“我知道你们是好心，但是教法上是不允许孩子如此的，何况再富贵的人家，九岁的孩子也该成年了，她得念经信教，不能再和男孩子一样。违背上天旨意，只会有重罚。但你们教她习文写字可以，但千万别到能自己写文章的程度，不要信那新文化的运动。他们总是讲什么原则啊什么的，还教什么俄人的字母表。这些俄人的东西，会把孩子引入歧途。”

萨尔谢拜自己是不读书的，就算这老人说“人脚后跟是歪的会下地狱”也一定奉为圭臬。因而，无论有没有道理，一句这是规矩，他就深信不疑。于是就想：“老天大概旨意如此，毛拉说的经典应该是对的。”于是让贾玛尔穿回女孩的衣服，留起长头发，接受教育。舒立凡虽然胸中笔墨不多，但也知道知识的价值，并没有反对。但正室卡拉姆帕尔一方面装作很喜欢这孩子（心中厌恶这妾生下的孩子），一方面说道：“毛拉大人，您严重了，我们的女孩子到十五岁再留辫子，像个女孩子也不迟。”她这样反对道。但不久后，他们还是给贾玛尔变了女孩子的样子，留起来头发，不像男孩子那样对待她，求个安慰。

萨尔谢拜一直记着毛拉的劝告，一日他与家中女人商量：“阿赫梅特的毛拉太远，两公里往返太辛苦，不如雇个年轻的先生来家如何？”借着贾玛尔缘由，咱们阿吾勒（聚落）里的孩子们可以一起学，我们把牲口捐出来，然后学费一起均摊。他的妻子们认可，邻人们也同意了。

两个月后，春末夏初，村里来了个要当毛拉的先生，萨尔谢拜去和他攀谈，原来是乌法学成归来的叫哈齐兹的塔塔尔青年，想来哈萨克人中蹭点马奶子教教书，好继续赚得学费去上学。他年方二十二，思想开明，对新文化和新教学法的事情很是了解。

他自己在哈萨克人中过了两年，很是摸清了些门道，所以在和萨尔谢拜交往时，把自己装扮成了个纯粹旧路子学出来的老学究。可他盘算的是：“这些大人们我短时间改造不了，预期争锋相对，不如避其锋芒，先把钱赚到。”

萨尔谢拜说：“这里一共就八户人家，五个月工钱二十五卢布，但我得先把话放在前面，我会再给你牲畜。但是其他人怎么着是他们的事情。要是你被哪个女孩子‘绊到’了，那就是前世注定的了。”说完他笑了。

村子里的老毛拉也在屋里，也打趣说：“我们这里的哈森毛拉是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铁夹子，那这个孩子也差不到哪里去。我们的哈森毛拉自从托尔卡老太太和贾帕尔孩子的葬礼上尝尽了甜头，天天在那里盯着，就等着人死招呼他念经。说有人招呼他来礼拜，跑得非常勤，绝不错过良机。”——这番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聊了片刻，萨尔谢拜和哈齐兹签了协议，把他带回了家。

#### 第四章

按照之前的约定，教师就住在萨尔谢拜家中，他跟着萨尔谢拜来到宽敞的白毡房，邻人也就聚集过来。卡拉姆帕尔倒起马奶酒，萨尔谢拜对女儿说道：“起来吧，把毛拉大人的牲口牵过来。”

贾玛尔略带羞涩的出门，父亲跟出门说：“把之前那个屁股上长了虫子的青羊带来，普股上的肉提前切掉再带进来，知道了吗？”

贾玛尔说：“知道了，知道了。”说完跑出门去。

不到半小时，那只羊变成为了一道美餐，作为祈福之餐。

房子里的人们开始和老师商量事宜，屋帘后面，女人们在张望，七嘴八舌：

“长得怎么样，看着像个俄罗斯！”

另个女人说：“他们诺盖拐着腔调说话，真是烦人。”

还有几个少女叽叽喳喳：“长得真是好看，是女孩子们会喜欢的类型。”

屋中人也没有让时间等闲过，五盘子肉下肚，又有两碗马奶，轮番提问：“毛拉，你是哪里学成？所学课程如何？是哪座城人？是诺盖还是巴什基尔人？你多大？父亲建在？你第一次来哈萨克人中？是否娶亲？”

连价的没头脑的问题让老师头大，总之，就这样把宰杀的羊吃完，便各自散去了。第二天给老师搭起毡房，十来个学生齐聚正式上课。除了一二学生外，竟无一人识得字母。

老师本想按新文化的教法，家长们却说：“你就教孩子们些宗教的东西吧，学这个就够了，其他的不稀罕。”

孩子家长既这么说了，老师也只好无奈照做。但这些未上过学的孩子中，九岁的贾玛尔颇为聪慧。一个月后，老师被打动，去找孩子生母舒立凡道：“要是能用新学教这个孩子，她很快就能写信了，可是你家老爷不同意。”

舒立凡说：“我们家老爷的话你别听，偷偷教她写字就好。”

老师很是高兴，每天等其他学生散去，给贾玛尔单独教一两个小时的写字。三个半月后，贾玛尔便可以熟练地写作了。等到五个月后，贾玛尔能够读各类书籍。

九月底，老师回到乌法，贾玛尔也就断了学业。

老师住在萨尔谢拜家时，舒立凡生下一个男孩，众人都说哈齐兹老师脚上福泽深厚，给这里带了福。萨尔谢拜耶很感激老师，给了一大笔钱作为报酬。萨尔谢将新生的儿子也起名哈齐兹，希望能够像老师成为有学问

的男子。老师离开后，萨尔谢拜本想再请一个老师，但总是拖延，一晃到了冬天，加之众人劝说：“算了，别再让贾玛尔读书了，就算十二门课样样精通，也不过是个女子，不能登坛讲学，也不能作众人的统领。”

听了这话，萨尔谢拜也就绝了请老师的念头。村里其他人也不宽裕，也就没人再提老师的事情了。可怜贾玛尔一生学习的岁月只有这五个月，虽然学会了写字读书，但没有得深造。老师走后，她自己找到不同的传奇来阅读，父亲也会给他念书，家里有客人来过夜，父亲也会说：“乖，去照顾客人，给他们念点书，《萨尔萨林》呢？《姬别克》呢？”

她父亲总是这么说，让她给别人念书，一旁坐着颇为骄傲地欣赏，见证这一切。贾玛尔也不厌其烦，总是把许多本子从头到尾读个遍，几乎哈萨克的传奇都知晓了。还到走村串巷的流动商贩那里问有没有什么新本子，而父亲也毫不吝惜为她购买书籍。

打开她的箱子，就会看到：，《萨尔萨林》、《姬别克》、《扎尔库姆》、《盲童的传奇》、《比尔江和萨拉的对唱集》，还有阿克摩尔达、努尔然、阿布巴克尔毛拉的诗歌，如此种种。她还能背诵不少诗歌片段，要是参加在草原的聚会，也会有人会说：“贾玛尔，给我们唱一首歌！”她也绝不怯场。

就这样，她不仅去阅读，还把乡间男女即兴吟唱的诗句记录。虽然没有先生，但她书写日渐熟练。而她的机敏也传遍邻里，十岁时就有很多人打听，想上门提亲。加上贾玛尔的母亲舒立凡聪慧美丽，大家都说“女如其母”，更是趋之若鹜。

## 第五章

一天，赶马挤马奶的时分，村外山丘上三个人正在密谈，其中一个就是萨尔谢拜，另外两个是有名的在众人间添油加醋，搬弄是非的勤快人，

那两个人劝萨尔谢拜说：“萨尔谢拜，这世道人善被人欺，有一点点权势就要弄个淋漓尽致，富人们越来越不把穷人当人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想给您一些逆耳忠言，说来这老天向来给一些人的多，一些人的少，恩赐向来难平。更何况您家中也没有可靠的后辈，某天牲畜减少，家道中落，这孤家寡人的滋味，您又不是没品尝过。不如咱们孤注一掷，博取些声名，你看如何？选举还有三个月，投票造势也就三百银币，我们这边想推选库尔曼氏族的人执政。您要是选举呢，也正好，到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如果努尔佩斯允许，那咱们正好当仁不让；如果不肯交出权力，那我们就和他一决雌雄。”萨尔谢拜多么的老实，也扭不过这么多言语，何况也不是没有家底，所以他只是淡淡回复说：“你们自己看着办。”他们来劝了不止一天，来软磨硬泡了几天后，萨尔谢拜终于决定自己出马。萨尔谢拜想获得权力，烹羊宰牛，格外殷勤，施加恩惠，这其中的花费也增多，拿出来了一共四百坚戈的花费，但投票结果却是努尔佩斯 19 票，他以 14 票之差败北，愿望都落了空。这样的结果则是因为有和郡长

（уездный начальник）做亲家的白詹。这个大富翁在投票前偷偷关说选票分配人（выборнайлар）：“你们还是投给努尔佩斯吧？他难道不比暴发户强？他难道不会更好保护好我们部族，不让我们折辱吗？”

这些话传到了萨尔谢拜耳中，他当时正像败军之将在家中。徒劳耗费了那么多，正如哈萨克人所说：“攒钱养儿全给了他生计；攒钱养女全成了嫁妆。”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向来安分的萨尔谢拜，身边全是撺掇他再选的宵小之辈：“天啊，您下次一定要再选，我们支持你。”于是呢，这五六个月的时间打了水漂，他自己也会愤怒，想到那么多的花费和尊严都被践踏，只想着下次哪怕让我出双倍的选举的资金，只要如愿以偿，那我也愿意！

上回书所说的白詹，有一个孩子叫朱玛，年纪十七，头也秃了，脑子也不灵光。偏偏聚落里叫朱玛的孩子多，一个就叫了黄朱玛，一个是矮朱玛，白詹的孩子被叫做秃朱玛。俗话说：“父亲势力大，女儿不愁嫁；布料名声好，烂布卖成宝。”这白詹本人财大势大，更想趁机会给儿子说个好亲事。一天，聚会中，他就问起有没有人能够给他孩子说个好姑娘，这时一个人站了起来说到：“今年和努尔佩斯竞选的萨尔谢拜，他家女儿就不错，女儿的妈妈是曾经加拉斯毛拉的女儿。女儿也读过书，差不多十一二岁。”

这倒是可以留心下——白詹自己琢磨着，不久后就派人到了萨尔谢拜家里说：“若是老天成全，咱们结成亲家？”萨尔谢拜听闻后和家人商议，大老婆很是中意，但贾玛尔的生母舒立凡很是不满。然而，萨尔谢想到上次选举落败，正是这白詹倒向了努尔佩斯，自己铩羽而归。或许结了这门亲事，下次选举能够一举夺魁也未可知。于是他开始和那些鼓动他竞选的朋友们商议。

一听这事，众人吩咐说：“这是老天亲赐的姻缘，莫要错失良机；只要机会好，远嫁倒吉尔吉斯都不是问题。”

“虽然白詹的孩子是被人说三道四，但终究是名门之后，以后定然会好起来。”

就这样，原本犹豫不决的萨尔谢拜下定了决心要定亲。

只有舒立凡始终不松口：“我们是要把贾玛尔嫁到和她相配的人家，可白詹家的孩子臭名昭著，他祖上的财富又有何用。”可惜，这些话萨尔谢拜已然听不见去。

“贾玛尔在生前死后这两世的苦都在你身上，别说做个地方长官，你就是做国王也不该把女儿嫁给那样的男人。”说完，她痛哭流涕离开了房子。

可萨尔拜只是想：“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他没有说更多，只有嘴巴嘟嘟囔囔。

萨尔谢拜是真心爱女儿的，也立志要为她找到相配的男子，这是毫无疑问的。可在选举中，他花钱买来了羞辱，又对未来还充满希望的幻想。这些缠绕在一起，加之小人在旁边的怂恿，用话语像鞭子一样抽他向前。他最终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还是与白詹结亲来的重要。

一个月后，他将女儿给了白詹，换来了四十七头牲畜和两百卢布的彩礼。白詹亲自送来的彩礼，萨尔谢拜也回复了对方满意的回礼。定亲后不久，贾玛尔十五岁，集容貌、美德和气度三者于一身，成为附近最为出色的女子。除此之外，她伶牙俐齿，自己创作诗歌。她调侃打趣的青年，往往被她弄得哑口无言。因为她的才情，聚落里的风流少年都开始留意她，甚至聚落外也颇有声名，说萨尔谢拜家的女儿是美丽聪慧的女诗人。

后来，有一次村里有婚礼时，晚宴上大家玩乐，几个颇有文采的男孩子聚在一起，商量道：“这个贾玛尔虽然年纪轻，但听说诗歌散文都很厉害。我们不如这里干脆挤兑她一下，让她下不来台。他们集体想出了三首讽刺的诗歌，并让一个比较伶俐的青年坐到贾玛尔身旁，借机调侃她。他们取笑她的丈夫无能，目的就是让贾玛尔难堪。”

入夜后，宴会和游戏开始，筹划好的男子把诗歌熟记于心，按照预定方案坐在贾玛尔身边。等到他弹起冬不拉，借机唱出了三首讽刺诗。

手拿冬不拉，拨动琴弦

有福泽之人，天必赐福

我生在富贵人家，风流倜傥

出身地位的姑娘，难以匹敌

会意之人，不必多言  
不懂之人，倾听也枉然  
让骏马和毛驴子厮守一生  
这一生是否白白荒废？

我不远千里，前来赴宴  
是想和贤才，交流畅谈  
能猎兔的雄鹰，方是我辈  
可莫要把我，只当做麻雀

贾玛尔听闻后回应道：  
你的言语甚是有理，诗人哥哥  
可我也自小才艺伴身，这是事实  
我确实一时不该如何去回复  
但请你先进一步讲清你的意思

在场宾朋对诗人之间即兴的较量颇有兴趣，而贾玛尔温婉回话后，他们纷纷鼓动那男子继续陈述，都说：“来吧，继续说吧！”可这个男生其实是提前写好了三首押韵的诗句，现在都背诵完了，面对这即兴的场合无可奈何，他只好望着周围的伙伴频频侧头。就在他语塞尴尬之际，贾玛尔却挺起身来，用胸膛中迸发的声音回应道：

妹妹没有听到哥哥的诗句  
像你这样的俊杰居然没有得体的答复  
如果诗歌真的在你心中流淌  
难道你会像结巴无所适从  
你不过唱诵别人的诗句  
可能你出场都并非出自本意  
你倒是敢拿驴子和马来比喻  
绅士自己是否也需要拥有些学问  
主造就的世人各自不同  
汗王平民，官员贵族，男女老少  
可有句话说：“戴帽子的（只要是人）都该拥有尊严”  
你难道不会因此而羞愧  
常说好的话语就是心灵的医生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解的疾病  
你表现出来的是八面玲珑  
那么你就将心声全部吐露

就像贾玛尔每次大放异彩一样，这次她又赢得了喝彩。人们说她就像是萨拉，那个传奇的哈萨克女诗人。又有哪里有男诗人比尔江和她对答如流？

## 第七章

贾玛尔成年后，愈发知道自己丈夫的猥琐（兴许是在某次婚礼上见过），于是心也陷入在了悲伤与忧愁。贾玛尔的痛苦加重，是因为丈夫朱玛在女孩的闺中也成为了笑谈。比如朱玛做生意你，去城里买糖和茶，路上把皮子卖给中间商被骗得很厉害：本来该拿十个金币，却只拿了一个铜板。还有一次，他想风流一番偷偷趴到别人女孩子家门口，结果睡了个昏天黑地。对方父亲早上开门把他叫醒说：“嘿，孩子，你睡得够久了吧！”然后把他请回家去。贾玛尔听到这些事情，很是难过。她心想我是父母期盼许久才得到的掌上明珠，为什么又要送给这样猥琐的丈夫。她拿自己的丈夫和同龄女伴们比较，没有发现有人比自己的丈夫更差。每当她听说又姑娘因为不满而和其他的男人私奔，她就想：世上不止我一个苦命人啊。她对这样的女子深感同情。但假如我也私奔，人们会对我指指点点，说某某家的女孩套混了，这会让我祖上蒙羞。但我嫁给朱玛，我会一辈子蒙羞。她陷入两难，不知该何去何从。反复思索，一整晚难眠。也正是在这种忧愁和郁闷之中，贾玛尔日渐憔悴。

她的父母问她为什么消瘦，她只说是头疼。在被忧愁淹没之时，白詹偏偏捎来口信，说今年就上门娶妻，而贾玛尔的悲伤三倍于之前。她心中苦闷，却又无人可倾诉。她拿起铅笔和纸张，希望释放哪怕十分之一的痛苦，来表述自己的处境。母亲注意到贾玛尔总会慌张地收起来纸笔，只要有会认字的人经过。她到底在写什么呢？舒立凡趁她不注意翻了她的衣服口袋，一无所获。她又去找放着书和纸张的小箱子，在一本书的夹页里发现了这首诗歌，才知道贾玛尔写的是这个：

我向上天乞求他的仁慈

迷失方向我是孤苦之人

我愿头上的迷雾被驱散

我期盼的只不过是快乐  
我外表如旧，内心却被烟熏透  
我的心灵憔悴，装着的都是苦闷  
我跌入深渊，没有可抓住的枯枝  
唯一的真神，请你来相助  
我曾是花园里的夜莺  
但我落入早就织好的网  
我的泪水汇成湖水，却是我的日常  
写在我额头的命运，挥之不去  
我曾是在宽阔湖面栖息的天鹅  
强大的坏人如今却令我窒息  
我曾是飞翔在乌拉尔山的雄鹰  
难道真要落在宵小之辈手中?  
我所爱的父亲把我换来了牲畜  
在广袤的草原找到秃头的夫婿  
叫朱玛这个名字的真该都灭绝  
大模大样用牲畜才换来了这婚姻  
是富家子弟，但也是一个混蛋  
他差到让想夸他的人只感无奈  
我是哈萨克人悲剧的一部  
我落入那狼的爪牙失去了全部

我对父亲做了什么要被他羞辱  
难道我一点没有讨到他的喜爱  
我从小像是公主般被抚养长大  
如今的命运知识承担着苦难  
他们曾把我当儿子一般宠爱  
难道是我辜负了他们的喜爱

读完这些，母亲泪如泉涌，知道女儿深陷如此的忧愁，但只能把纸片放回原处。现在贾玛尔日渐忧愁，而舒立凡也日渐悲伤。一天傍晚上床后，她对老公萨尔谢拜说：“起初你不听我言，现在置于女儿在如此的悲伤和痛苦。你难道看不见吗？她一辈子就要这样受苦下去了，在今生和后世她能够将我们原谅吗？难道做父母的责任不是时刻在我们的肩上吗？”

萨尔谢拜无话可说，只能反复重复：“是这样吗？是这样啊？”

舒立凡生气了：“要不是这样就好了，你也是个没注意的，人家说什么你就跟着跑，我们现在落得贾玛尔以泪洗面的局面了。我们祖祖辈辈都没抢着当官，你到好非要想着当选。如今当选了，可这一年，我们有了什么好没有？”

（原来萨尔谢拜真的靠着白詹的关系当了官，可他不小心在大会上骂了人还抽了别人一鞭子，被人撤了职。）

萨尔谢拜嘴里没有个完整回复，舒立凡又说：“你真的要把贾玛尔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吗？”

这时萨尔谢拜终于下定决心回复：“你在狗叫什么，这就是命数，是真主的决定。你说现在改嫁他人，白詹会饶过我吗？我们不仅财富保不

住，脑袋也会被人敲掉。常言说：女人——都是冤家世仇。不然你会这么害我吗？”

萨尔谢拜的软弱，舒立凡早就知道，这次的态度更是暴露无遗。从此舒立凡对于和丈夫商量，让他为自己分忧这样的想法死了心。自那天夜里，舒立凡再也没和丈夫说起过女儿一个字。

## 第八章

健康的人们总有着快活的心情，而贾玛尔的心则在忧郁，如此沉浸许多的时日。她虽忧愁，却也不能让旁人看到自己的心事。或许也是为了稍微转换郁结的心情，她从不缺席同龄人的游戏和聚会。而众人也觉得没有了她，游戏少了几分趣味。正直寒冬，一个多年来无子的富翁诞下一子，请你男女齐聚，并为此庆贺。周围远近的姑娘们都来了，贾玛尔也做好了准备。在宽阔的木屋中，席间到门口都坐满了人。这时的聚会还有一个未废除的风俗，男女需要成对而坐。大家有的吟唱诗歌，有的彼此打趣，游戏还未热络之际，从门口传来了“晚上好”的声音，走进几个青年男子。

这些都是些翩翩君子模样的男子，该让他们和哪个女子同坐呢？大家商量之间，有人把其中的一位领到贾玛尔身畔，而贾玛尔之前也并不识得他。只是觉得被安排到这里来看，他应该是不错的青年。青年坐定后，大家彼此简短打了招呼，他望向贾玛尔说道：“您好吗？”这个男子中等身材仪表堂堂，脸上有些出过天花的痕迹，嘴唇边不过刚刚长出胡须。他说话得体，穿戴的是诺盖人的风格，名字叫加利。旁观者来看，这屋子里的男孩中最出色的就是这加利，而女孩中的佼佼者自是贾玛尔。两个人并排而坐，很是相称。加利是周围聚落的一个官员迪赛别克之子。他从小上进，在克孜勒贾尔和特罗伊茨克的学校都上过学，还请过私人教师，略通俄语，会基本的交流和书写。他在伊斯兰教上的学问不错，但也没有成为教

职人员，而是转而做了些小生意。他们家说不上富有，但他为人正直，一诺千金，在交易中很诚信，所以富人们都毫不吝惜为这个年轻人贷款。

因为久在外地，又从事贸易，他在自己聚落的事件不多。本地人不了解他，他也不了解本地人。一次，在集市上他拿到了二三百坚戈的利润，便正好想着回故里看望下亲人，偏巧赶上了这庆祝。和贾玛尔同坐后，两人互相问好彼此攀谈。和贾玛尔平时见惯了的男孩子比起来，加利伶牙俐齿，回答得体清晰，也会有些有趣的回复。交谈中，贾玛尔忘记了身边的喧嚣和屋子里的其他人。他们说什么玩什么都不关切，她沉浸在了对话。

各类游戏相继展开，最后在追逐游戏（Вұғыбай）和问题对答（Мыршалай – мырыш）的游戏之后，一个青年拿起腰带吓唬道：“各位要不要一展歌喉，不唱大刑伺候。”说着他把腰带模仿成马鞭在人群中走来走去。能唱的人中，除了贾玛尔和加利外都唱了，不过只是些老调子：

我有诗歌有才艺

我有富人都没有的骏马

这样的话并不稀奇，我也就没记录。而之后轮到加利，之后是贾玛尔对唱。加利微笑着说：“我不常唱歌，也不太会。但是不为扫各位的兴，我来上一曲。”

说完，他用悠扬的歌声配上他冬不拉的琴声：

无需多言，该你了少年加利

别扭捏，那起你手中冬不拉

这次聚会充满灵气，正需你才情

用舌头和下巴飞舞出心中的旋律

如果有才艺正是展现的时机

人的美好如果遮掩就没有意义

需要让众人的耳朵得到享受

说这真乃是好汉和俊杰

像是花园中芬芳的花朵

你男子气概也正式充盈

你一直在找说话的时机

就让我倾诉在给年轻人的旋律

百灵鸟唱歌百转千回

像它一样转换音调那才是风采

青春本来就是尽情的欢乐

男子的气概也要像玫瑰的绽放

当听众为美好的诗句而陶醉

诗人怎会因羞怯而有所退却

当亲朋相聚的美妙时刻

也正该解开心结打开心房

我自小不在家乡，远在他方

不要让人说你不过思念股相关

别对同伴们陌生敞开心扉

像骏马总会奔驰在故乡

别忘记寓言中的狐狸

总是会被猎犬抓住

要记住一个男子  
要随时拥有荣耀  
可是两颗心互相靠近  
怎么能没有爱意  
好了这就是我的心声  
现在请贾玛尔继续这旋律

当加利说唱完了，并把东西交给贾玛尔时，众人有人起哄道：“再来几句吧”加利也就此继续：

姑娘是无价的宝石  
尤其是她十七岁的年纪  
像花园里熟透的苹果  
哪个少年不会被她打动  
美丽的女孩是快乐的钥匙  
若能够获得，尽情享用  
牙齿像齐整的珍珠  
光彩夺目的脸庞，闪亮的眼睛，修长的美貌  
她头上貂皮帽，身上的华服  
黄金的耳坠响动，头发在肩膀  
她的身姿如婀娜的孔雀

和她攀谈的小伙子怎能不为她陶醉  
如果真有这样的女子  
我为了她愿意失去生命  
如果有能够实现愿望的途径  
哪个男孩不献上所有的财富  
若她也发誓，系紧她腰带  
好少年又怎会将这秘密泄露  
男孩的这些话语  
不是空谈，出自本心  
胸中没有燃烧的火焰的人  
不会珍惜我的话语，会说它不实际  
没有尝过爱情甜蜜的人  
即使你赌咒，他也并不相信  
雄鹰为了所爱之人不断追寻不断  
即使经历了百般折磨也毫不退却  
即使前面是烈焰或者飞箭  
为了爱情，勇敢的心也一往直前  
姑娘的美丽吸引着一切  
她怎能不牵住那倾心的少年  
希望贴近你雪白的脖颈  
我想把胳膊绕上你雪白的臂膀

贾玛尔开口回应道：

说吧，我的舌头，该你吐露真心

当与伙伴们在一起，如此倾心

你不是总能坐在中心

等到不再自由，一切都难再延续

昨天我们不还是，一群孩童

年少时懂得道理，似是而非

过去的日子，痕迹无存

如今我们坐成行，一排女孩

姑娘是自己家乡的客人

生命注定如郁金香的短暂

终究有一日失去她的自由

所以为了这个我们才在欢笑

加利讲的是男人的心境

而早已决定，每个人的处境

现在让我谈谈女孩子和男孩的对比

请让我略作简单的词句

小伙子的自由总在自己手中

他可以像游走的鸟儿

可以飞走或者留下

在冬天降临时飞向温暖的夏日  
可姑娘只是落入笼子里的画眉鸟  
她的一生在笼中，钥匙都未曾开启  
若被谁看重出了高价，她就会被卖掉  
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她也只能痛哭  
她的选择中并没有抗争  
父母并不怜惜，哪怕是深爱着她  
许多人无法嫁给自己的爱情  
因为对命运她们不得不从  
可是，姑娘怎能不落泪?  
反抗男人，这样的女人就不被喜爱  
被培养在牢笼，见不到世面  
也没有上级官员来申请去主持正义  
嫁错人，就是被毁掉的一生  
他会把你当奴婢还下贱的村庄的存在  
太阳升起，月亮升起的轮替  
这样的悲苦，姑娘时刻也无法解脱  
一个人的故乡是最宝贵的地方  
从小的故土人魂牵梦绕  
父母，兄长，嫂子百般疼爱  
幼时一起奔跑的马驹才最识得心意

可姑娘终究要抛却这一切  
将她珍贵的命捧到坏人的手上  
若她不能嫁给所爱的少年  
她怎能不思念，不痛彻心扉  
嫁女如送给别人，说是主的旨意  
出嫁孩子自是父母的责任  
可是主没有给每个人自由的意志?  
我们总说这是安拉无法更改的决定  
若我的话有何不妥，请不要见怪  
我只是顺着歌声，诉说了实情  
如果你亲眼见到我所说的不公  
你的心中如何能不为此凄凉?

## 第九章

这一天，加利和贾玛尔彻底打开心扉，交谈了彼此的处境，并发现两个人都喜欢着彼此。两个人都是那种一见如故的感受，希望能够再次相遇，但终究不得不在聚会后分别。加利还是个未定亲的少你那，而贾玛尔对丈夫非常不满。可以说两个人产生了爱情？为什么？因为两个人的歌声都时刻回荡在彼此的心底。

之后，加利来萨尔谢拜家中拜访过两次，若有人观察他看贾玛尔的目光，就知道他其实在说：“我会用我的灵魂爱你。”但可惜，二人始终没有独处的片刻。这一日，加利谎称要去城里，到萨尔谢拜借宿。贾玛尔已经

猜到加利是来专程和她幽会的。贾玛尔也确信，加利会来找她。她的预感没有落空，夜深人静，家人熟睡后，一对少男少女在榻上温存。他们说出了见面以后各自的思绪和死你那，谈及自己往日的经历，但他们都没有立刻做出决定命运的深刻决定，而是让话语停留在相互的欢乐，彼此结下深厚的情谊。他们一起控诉哈萨克社会的不公和压迫。贾玛尔在加利怀中倾诉自己从懂事以来就积存着的忧郁，而它们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她说，见不到加利的短短几天，就像是一整年的漫长。

就这样，加利和贾玛尔成为了挚友，总会想办法交谈，但转眼冬去春来。两个人心中其实都有同样的话要说，可是他们都没有开口。他们没有完全相信对方，也没有完全相信自己。若要开口表白，另一方必然会马上答应，可他们心中也有着类似的恐惧——如果贸然私奔，不仅无法实现心愿，还会在世人面前丢脸。所以谁也没有开口。就在他们沉浸在欢愉和爱情的时候，一个噩耗如晴天霹雳，那就是婚约已定，一个月后朱玛就会前来接亲，这条流言终究成了真。

悲伤的消息催促贾玛尔和加利快一点吐露出心迹。他们此前没有说出来的秘密就是：如何能够成为一生的伴侣，把贾玛尔从朱玛手中救出来？可他们都知道，除了彼此再无外援，稍有不慎就会成为笑柄，计划也难成功。他们始终不敢贸然行动。

但如今，朱玛的到来更让他们彼此确认，他们觉得与其被禁锢分离，不如殊死一搏，找到出路所在。于是他们再见面时，决定要抢先一步，把心中压抑的秘密倾诉出来。争先恐后地，说出来。贾玛尔收到了加利的信件，信中写道：

我满腔的情绪再难自己

如果祖利哈河优素福的伴侣

我将心中的秘密告知于你

没有什么美好能够超越  
两个人心灵的相合  
主，请赐福给年轻的人  
即使你不开口我也知道  
可怜的女孩对我的爱并不厌弃  
我的忧愁压不住，所以才倾诉  
即使从冬天到夏日，我一直沉默  
哪个男子不为你的美貌心动  
你仙女般的面庞，一头秀发  
声音如婉转的夜莺，面容似明月  
定会下地狱，如果有人将你诽谤  
我在这里，可是心被你拿去  
我愿你永远不忘我此刻的心绪  
我不如朱玛，他是富人的儿子  
但亲爱的贾玛尔，别嫌弃我的贫穷  
你如果被蠢货娶走，我怎么不心伤  
你未来的日子将会如何的漫长  
无论早晚，我眼前都是你的模样  
亲爱的我如何停下，无时无刻的思恋  
贾玛尔，我虽然有深刻的爱意  
但衣短情长，现实实力的不足让我

无法将你抱在我的胸膛  
你这只火红的狐狸在山间刚刚出现  
凶猛的老鹰就已经将你抓住  
圆睁着眼睛的猫头鹰目视着一切  
看着老鹰如何已经将你夺走  
如果我早些乘风破浪孤注一掷  
我们早就能够越过眼前的波浪  
爱情需要的是约定和勇敢  
另外就是绝不气馁的决心  
有这些人都能达成其所愿  
而胆怯害怕从没有用武之地  
寥寥的话语情思却漫长  
这是我的心声和给你的箴言  
贾玛尔，你的睿智定然能领悟  
你绝不会将我的心视为无物  
若将我和你定为良配  
我万分感谢主的恩赐  
如今我等待着  
盼望你的回音  
你说好，我便药到病除  
除非我的相思之苦将会愈来愈深

敌人环伺，知己无存，世人难料  
主啊，请你让我们走向正道  
此信由加利所写，他是个卑微之人  
致我的好友贾玛尔，我深深的爱恋

若嫁给朱玛，她将被悲苦缠绕；和加利私奔，又面临羞耻和苦难。该如何她如今也看不清，陷入在了彷徨，眼泪如断线的珍珠滚落。哭了一会儿，她又重新鼓起勇气，心想着听天由命。如果是天降下的命运，无论如何我都该承担。但只要和加利并肩一生，我便再没有遗憾。如果有谁能够真正助她私奔，那就是她的生母——舒立凡。我想读者也早已知晓。舒立凡本就不想把女儿嫁给朱玛，只是萨尔谢拜的话她不得不听从。其次，她深知贾玛尔长大后对朱玛的不满，还偷偷读过贾玛尔的诗句。她也发掘贾玛尔和加利走得很近，但却佯装不知。她觉得加利配得上她的女儿，也把加利当成自己的儿子。长话短说，贾玛尔最终接受了加利的爱，还写了回信。第二天，她把信交给信差，而信在当天就给了加利。

加利拆开信，看到了这样的回应：

亲爱的加利，你的信我已经收到  
你那样的才俊，我已经接受  
你的话语正好击中我的心扉  
我只是发愣，不知是否在梦中  
你写的话语进入了我的心中  
但我只能向你一人吐露心声  
我从未对其他人表露过心迹

但读完你的话语，我情不自禁  
没有你，我的灵魂无法安宁  
特别是我要嫁给那头蠢驴  
我的一生将彻底失去价值和意义  
如果我有幸成为你牵手  
那我自是获得了良伴  
如果在火中焚烧我也毫无遗憾  
总胜过和龌龊的男人为伴  
你在信中自怨不是什么富翁  
还写了许多让我不要令你难堪  
我要是爱钱，我不会爱朱玛？  
你根本没懂我，随意信口开河  
我心中燃烧的火只为你温存  
除了你谁能让我甘心去追随  
若死我们同坑，若生我们在高峰  
若死，不过是丢掉性命  
让主来做一个见证  
我们坚定地缔结着誓言  
为此，我已决定付出一生  
戴上枷锁，把我发配西伯利亚？  
我都接受，这是主的安排

我悲苦如无依靠的浮萍  
只能期盼你良策的到来  
可恶之人一个月后就会来到  
我没有哥哥姐姐倾诉心事  
和别人吐露，只会四处宣扬  
我不知道可怜的母亲如何抉择  
她可是我身边唯一的依靠

## 第十章

加利读完信后，和他信得过的朋友朱尼斯和努尔玛什两个朋友在聚落外一个偏僻的地方从日落商谈到深夜。加利说：“我们从小玩到大，一起长大，从来没有猜忌过彼此，而我如今陷入在这样的想法。假如那位少女履行了誓言，而我却没有做到，那对我就算活着也如同死亡。我已经决心孤注一掷，你们有什么想法？”

说完，那两个青年回应说：“你还说这些干什么，我们都是无话不说。这年头女孩子也有自己主意的，知道后最多再象征性收点彩礼，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说完后，加利因为高兴两眼放光：“请你们无论如何在这件事情上出些力。”于是他们商定第二天再去商议，就各自散去。

第二天，三人又一起商议，决定让加利去找贾玛尔，让他们在僻静处聊好在哪一天私奔。不久后的某个夜晚，加利找到爱人贾玛尔，就在萨尔谢拜聚落旁边的山谷中，他们一起规划如何过上幸福的生活。对这二人，一方面心理充满了“事后会如何”的恐惧，也带着或许能够逃脱敌人魔爪的希望和喜悦。他们心跳加速，紧紧相拥，心意相通。

五月的星辰挂在天空，黎明将至但月光仍明亮。万物寂静无声，没有风，空气却清新。刚刚搬迁到这里不久的毡房，周围郁郁葱葱，花香四溢。他们都是这对儿青年的证人。看着他们的不只有唯一的真主，也有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可叹这月亮把大地照得如白昼般明亮。姑娘懂得男子的可贵，可惜却没有自主的权利，她多希望打开门悄悄把爱人引进屋里”——贾玛尔念完诗，长长一声叹息。她的心理低念着，可谁又会在乎目睹她的愁绪。麻雀鸣叫，黎明已经成像，这山谷中的人们未察觉短暂的拂晓是如此的短暂。

贾玛尔对加利说：“我给你写信后，状态已经变了。我妈妈多次私下问我为什么这么憔悴，让我告诉她我的心事。她试探我说，假如我有别的打算，不要瞒着她。她说我会不担心你收人欺负和支配吗？我会希望你过得不好吗？她这么说，我也信任她，就把心里的秘密都告诉她了。她说，如果上天保佑，希望你一切顺利。我不讨厌加利，可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是上天把你许配给了那个坏蛋。她一边哭一边说，最后决定欧，最后亲自送我们逃走。”加利听后欣喜若狂，两个人约定下个周日就在这山谷相约，一起逃走。

加利回家后，和参与商议的伙伴们商量，并开始为星期天的出逃准备马匹。他的两个朋友——朱尼斯和努尔玛什准备好送他启程。周六，他们年轻的心都跳个不停，因为无论结果如何，明天就是做出决定的那一天。当加利准备时，贾玛尔并没有袖手旁观，把这最后的决定告诉了生母舒立凡。母亲表示同意，也开始思考该如何让他们逃走。

星期天，夜深人静，加利、朱尼斯和努尔玛什三人牵着一匹备用的马，在山谷待命。每一分钟都像过了一整年。他们不停想着：“什么时候会来？什么时候会来？”这时，两个披着头巾的女人出现了，而这正是贾玛尔和她的母亲。

舒立凡在问候过他们之后嘱咐道：“她不能露面，得把她送到一个房子里避避风头，你们趁着深夜上路。”加利和伙伴们商量要把贾玛尔带到富人法提霍拉手中。法提霍拉是县城里的富人，和加利做过买卖也为他提供过资金。他们离开聚落走出五到十公里，确认身后没有追赶的动静，于是决心按原定计划，走向那一百二十公里外的城镇。

天亮前他们就走了五十公里，走到了此刻被荒废的冬牧场营地，短暂休憩。日落黄昏，趁没人发现，他们决定冒险赶路，并天亮前到达了县城，而朱尼斯和努尔马什则返回了聚落。加利和贾玛尔顺利来到法提霍拉的家中，告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个塔塔尔商人本来就憎恨哈萨克人把幼女许配给他人的恶习，也欣赏眼前这一对儿佳人，便回应道：“你别害怕，还没有哪个草原上的哈萨克人敢来踏进我的院子。如果他们哈萨克人敢来闹事，我就向当局报案，把他们赶走。孩子们，愿真主赐予你们平安的未来，让你们心愿实现，在哪里都能逢凶化吉。”

在法提霍拉家安顿后不久，加利找他商议说：“于其藏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直接去政府，争取到贾玛尔人身自由的官方文件。”于是他们找了律师（адвокат），写了状子，递交给了农民事务局局长（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начальник），让他们承认贾玛尔拥有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诉状中写道：

我，贾玛尔在七岁就被父亲按照哈萨克习俗，以牲畜和财富为交换，把我卖给了哈萨克人。如今我已经成年，而那个男人并非我所爱。祖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执意要我许配给对方，所以我和我所爱的青年私奔。恳请您以慈悲的信，拭去我这个不幸的少女的泪水，还我自由，并保护我免受任何不公的待遇。

官员受理了诉状后，给贾玛尔写了一各证明：

**你有权获得自由，可和你所爱的人达成婚姻。**

除此外，该办公室将这一指示发给了区长以及各级官员：

**任何人都不可以强迫贾玛尔·萨尔谢拜克孜施加暴力或强迫她做出任何她不愿意的行为。她已经被宣布为自由的人，可以选择与所爱的人结婚。如在聘礼财产上有具体的经济争议，可以提交给地区集会（волостной съезд）进行裁定。**

## 第十一章

有必要让读者了解下萨尔谢拜家乡所发生的事情。贾玛尔逃走的清晨，萨尔谢拜起床做完祷告，掀开毡房的穹盖，才发现女儿不见了，便疑惑地问自己的妻妾：“贾玛尔去哪里了？”

舒立凡假装一无所知：“你是在附近玩吧。”

这时，萨尔谢拜的正妻嚷道：“哎呀，出事了，贾玛尔挂着的衣服都不见了！”这一刻，贾玛尔出逃的事实显露无疑。家里人慌作一团，悲恼交加。而这一时刻，聚落立的人也商议着。

这时人们在议论：“不会是他自己的丈夫朱玛把她悄悄接走了吧。”

“不，不可能是别人！是迪赛别克那狡猾的孩子，除了他没有别人！他们一直把这个儿子当国王养，这些好了，该怎么办？”大家说着，等待着萨尔谢拜做决定，也把压力给了他。

大家派人去找白詹，告诉他他家的媳妇在夜里被人抢走了，现在该怎么办？另一支的人当晚到达了加利加利，听人说：“加利、努尔玛什和朱

尼斯三个人骑马离开了家，至今都没回来。”到此事情确切无疑，于是他们又派第二波人和白詹汇报。

白詹说道：“哼，是迪赛别克的儿子，那接下来怎么做你们自己看着办！”第二天，白詹带着二十个男人来到萨尔谢拜的聚落，说：“让我到那竖子家门口拉胡琴以示威胁。”当晚，努尔玛什和朱尼斯回到家中，众人也看得出是人困马乏。白詹在弄清事实后，当夜就派出五个人去加利的村子夺走牲畜作为惩罚。同时，派人向区长发出书面通知，请判官（би）赶快判案。白詹夺走了了 12 匹马，包括骟马、公马和头胎怀孕的母马，还顺路抢走了萨尔谢拜的小母马赶走了。

要举行的整个商议相关费用由萨尔谢拜个人承担，他也吓得不敢说出任何反对的话语，而到各处传讯联络的马匹也是萨尔谢拜家离得。三四天内，全区的首脑任务都在云集于此，举行了一场大会。那些亲近白詹的人在群众之中宣讲：“如果我们允许这样的胡作非为，那迟早我们自己怀里的女人都会被哪些恶徒抢走。我们就是要立下规矩，要把白詹家里正儿八经许配的未婚妻夺回来！今天这种不公落在别人的头上，难道不会在我们的身上？这样不就是把我们乡间的规矩秩序全弄乱了吗？”众人们义正言辞。

而傍晚时分白詹又请来了区书记，将出席会议的五名判官（би），法定毛拉阿赫梅特召集到村外秘密商议：“明天不论如何，你们都要帮我采取行动，我不会让他们赔偿牲畜财产了事。他们那边有十多匹好马在我手里，我把它当做战利品，不会还给对方，很快会卖掉它们。你们就算是为我出头，帮我找回面子。你们要把我刚刚说的话从头到尾复述一遍，好吗？”

他们一听“战利品”，要把它卖掉，就泛起了微笑，捋着长须。

他们说：“你想我们怎么做？”

白詹：“你们都是占据各个职位上的关键之处。你看，区长和书记那些高官会在上层给撑腰，我们无论如何都能站得住脚。明天，我们要做的就是拒绝萨尔谢拜和迪赛别克所提出的赔款提案。我们必须找回那个女孩子和小伙子，不然就让这些家伙受受囹圄之苦。至于你，阿赫梅特毛拉，你在本子上记录，贾玛尔已经在十天前举办过婚礼了，并给出誓词，证明他夺走的是已婚之妇。”众人安慰他说遭遇了如此的事情，就算说谎也是无可奈何。而白詹当场给了每个人五十坚戈，给出了四百坚戈。

这一夜过去，天亮了。区长和判官写好了传票，派人传唤加利的父亲迪赛别克还有努尔玛什和朱尼斯。三人收到通知后，只好带着随从骑马来到苏玛尔湖边的大型机会现场。一直在窃窃私语，一个小时后就做出审讯和处决。两边陈述过后，带走女孩的一方说到：“既然我们如此，就会承担责任。我们也很不满那个混小子惹出这样天大的祸事，我们认罪并愿意赔偿牲畜。”

白詹勃然大怒：“自从我会骑马，从没有受辱如此。就算你把你所有的牲畜给我，我都不会答应。把我的儿媳妇交出来，你们啰嗦的废话我一句不听。”

判官们迎合道：“白詹说的对，这才是正理。”

判官们转而问向朱尼斯和努尔玛什：“是你们送走加利的？”

两个人说：“正是我们，我们和他一起玩大的。”

判官们带着书记员到了单独的房间商议，写下了判决书然后宣读

由于未经允许将朱玛·白詹吾勒之子的合法妻子贾玛尔·萨尔森拜克私自交给加利·迪赛别克，因此判决迪赛别克、朱尼斯还有努尔玛什三人必须在一个月内找到贾玛尔并定

期归还。若未归还，每个人将判处两个月的监禁，判决结果如上。

被告方瞠目结舌：“合法妻子？这从何说起？”

判官们回应：“按照伊斯兰教法，只要有相关程序和证明，双方就是婚姻关系。”

迪赛别克根本不知道对方已经从官方认定的毛拉手中获取了伪造的结婚证明。而判决宣布后，迪赛别克和萨尔谢拜都就自己被抢走的马匹申诉，但判官们说这是反诉（қарсы day），予以驳回。萨尔谢拜和迪赛别克对判决很不满，要求获得判决的副本，但书记只是说必须在区长所在的地区领取，然后就散会了。

迪赛别克多次前去要求判决副本，但对方各种推脱，这样已然过去了十五天。这段时间内，根据最初的自由申诉，地方行政长官（начальник）所发的那份前文提及的文件也已经送到了。区长找到白詹磋商，又回信给了地方行政长官：“此判决应争执双方的共同请求，我们已经将判决交给地方判官。而判决的事实证明，贾玛尔是朱玛·白詹吾勒的合法妻子。这里有三位判官和官方的毛拉阿赫梅特所提供的婚姻登记书作为证明的证据。在判官做出判决法定期限的十五天，他们未来领取副本，即表示并无疑义。因此，恳请维持判官的原判决。”

就在区长的信送到行政长官手中的时候，迪赛别克、努尔玛什和萨尔谢拜等三人赶到城里，提交了申诉书。他们提出：“这是因自由恋爱而私奔的男女，出于本人意志，如今却说是我们帮他逃走了，并强行夺走了我们的牲畜不归还，还提出我们要负责将他们找回，不然要接受入狱两个月的惩罚。官方毛拉提供的事虚假证明，还宣称有过婚礼的誓词。这是区长、判官和富人之间彼此勾结，对我们不公。我们多次要求获取判决副

本，但对方始终不给。”行政长官认真对待了他们的陈情，并让区长做出回应。

## 第十二章

自女孩私奔当天，白詹就让民众聚集起来前往四处寻找女孩和少年。在确认所有的可疑之处都没有踪迹后，他们终于想到了法提霍拉老爷。白詹和众人商议：“我们直接在城里动手时不行的，但是法提霍拉在我们草原上有两千坚戈的帐要收。不如我们就说不把那个恶徒交出来，你的帐也别想要。”

听到风声后法提霍拉有所警觉，害怕此事真的发生，于是回答说：“不错，我是向官府申诉了，不过那时他们来只住了三四天，现在离开家已经不止去向了。”但他说：“假如你们能在我家里找到他们，我也没什么可说的。”这就是说，他暗示自己愿意从这件事脱身，不会庇护。而来人当然心领神会，就回到了自己的聚落。

法提霍拉对加利说：“这些异教徒（混蛋）的诡计你也知道，你要是出去躲躲，对我们都好。”

“好，法提霍拉大哥，我们很感激您，毕竟谁也不知道可恶的敌人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我爸爸的母族亲眷（нағаш）就在左近，我去那里吧。”他说完就准备动身，他自己有两匹可以驾车的马。

法提霍拉给了他一辆马车，一身行头和五十坚戈，并亲自送他们出了城，口中念叨着“一路平安”！加利和贾玛尔也像和父母分别一般，和老人含泪道别。加利穿着塔塔尔人的服饰，贾玛尔也穿得像塔塔尔人，头上披着纱巾。一路上所有人毫无疑问，会以为他们是塔塔尔人，因此毫不疑心。他们也轻松自在，在角落里说着自己的心事。

加利：“假如我们被抓住，他们要夺走你，你会听他们的吗？”

贾玛尔：“老天保佑，别说那样的话！我愿为你交出我的生命，要被夺走，我生不如死。”

一路互诉衷肠，转瞬已是午后。他们沿着乡间小路，来到了湖畔。这里没人居住，湖中栖息无数的野鸭、天鹅和水鸟。它们成群结队，数不胜数。湖边的草地软得如同地毯。在阳光下，湖水无风如镜，远方水汽氤氲，两位恋人沉醉于这番景色中，走走停停，欣赏着美景，良久。忽然贾玛尔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始放声歌唱：

主创造了万物，和一万八千个世界

赐予一些人财富，一些人福运

让一些人成为学者，一些人成为混蛋

有些人天生忧郁，另一些人快乐

这天地多么美丽动人

巍峨的山、辽阔的河湖，多么壮观

森林，还有花朵怒放的园圃

能够享受他们的人多么幸福

我目不转睛望着这美丽不满足

不再思索，目光也因此而迷失

法律和政令，国王的存在

都该为子民能够公平地对待

高耸如云的山和苍天比高

其上有熊、狼、马、鹿和羚羊

泉水仿佛来自天堂  
但凝视它怎能不感到微微的酸楚  
天上的月亮、星辰、太阳多么美妙  
朦胧而梦幻的夜晚，多么静谧  
水中鱼，湖中鸟，林中的走兽  
他们的声音嘈杂  
但都各有自己的美妙  
天堂一般的夏日多么多人  
天鹅和飞雁的飞翔多么优雅  
老人们总在缅怀着往昔  
年轻人诉说自己的哀怨和情怀  
转瞬冬天要到来，多么寒冷  
大雪纷飞，寒水结冰，多么地严酷  
主赐予人以气力维持生命  
众生才能度过冰霜的伤害  
我们孤苦的人只有神能庇护  
敌人对我们不怜悯毫不宽恕  
如果你赐予我们一滴慈悲的甘露  
那无论在何处，我们都能够得救

加利和贾玛尔在路上宿营了四个晚上，终于来到了克雷库度克，这里有他们的舅舅——巴巴斯。心情安定后，他们无所畏惧，不知道白天使如何度过。但聚落里那些人忙得不可开交，争吵不休，不断传送诉讼的文件，陷入了毫无头绪，没完没了的纠纷中。加利的舅舅和当地的贤达之士说：“你们既然把我们当做避难之地，我们也应该表现出自己是个有头有脸的氏族。我们好好保护他们，官司这种事情最多拖两年，再久谁都会厌倦。”这些话让两个年轻人更安心了。

可惜这一对不幸的人命运不济，当晚加利就出现了病症，而他的舅舅也吓了一跳。惊惧让贾玛尔花容失色。加利说：“我浑身发热，骨头也酸痛难忍。”他就这样焦躁不安，病情日重，卧床不起。

病来如山倒，四五天内就已经接近鬼门关。各路医生都来为他诊断，推拿，念咒，敷药，可是丝毫不见疗效。贾玛尔不断地流泪，不肯进食，也不合眼，陷入了极端的悲恸。她寸步不离，总是轻抚那些疼痛的位置，清澈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所爱之人。

独处时，贾玛尔抱着加利哭泣：“我的不幸的命运本来属于我一人，但你也因此受到牵连。但愿一切最终会有好运。”

加利安慰道：“别哭了，真主会保佑我们的，我会痊愈，真主的恩慈无限，我们总会柳暗花明。”

可是，病情日重，状况日益恶化，他的舅家人劝说道：“我们还是给你家里人报信吧。”

加利不肯：“命数使然，不必了。”

他的病在第十天内急剧加重，神志不清。贾玛尔也因此陷入疯狂，一会儿昏厥，一会儿哀求加利：“你死了，你让我怎么办？你离我而去，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加利只能低声说：“我已经将自己的命交给真主。”

病了十三天后，在星期四中午，刚刚绽放的花园一般的年轻的生命凋谢，愿真主垂怜。星期五，人们聚集在一起参加葬礼，为他念诵经文，并把他安葬。

从加利咽气后，贾玛尔舅神志恍惚，基金疯狂。舅家人也感到万分悲痛：“我们本来是给你们避难的，但是你们走到这田地，好像是死在我们的手上。”他们商量后，决定给两个家里报丧。

报丧的人去了加利和贾玛尔的加利。两家的父母听说消息后哭嚎连连，痛不欲生，在纸上写字也不能；而那些阴险的仇人们则是幸灾乐祸。不久后，加利和贾玛尔的父母来到加利病逝的地方，他们哭着去墓地吊唁，然后回到故乡。那可怜的贾玛尔像是重病初愈的人，连和前来吊唁的父母相见时哭泣的力量都没有了。

贾玛尔的母亲哭着安慰道：“别哭了，孩子，你这是命苦，但要怨也要怨我们。上天没有注定这样的结局，错和罪孽在我们头上。如果我们不按照那些哈萨克的传统，又怎么会惹上这样的灾祸。你虽然看起来是胡闹，但起码你找到了你所爱的人。只不过上天没有让你如愿，但哭也无济于事。”

加利的母亲也说到：“我的儿子加利，贾玛尔，我只盼望着你们能够摆脱世人的枷锁，能够光明正大的在我们身畔，但这个愿望没有如愿。”她说着，泣不成声。

一行人停留三日，返程前他们一同前往加利的坟前祝祷。毛拉念完经后，贾玛尔伏在坟前，泪如雨下：“加利！加利！你苦命的贾玛尔在你身畔，要是老天让我在见到你坟前就死去，那该多好……可是人不到命终之际，难以死去。我曾想和你一起在人间度过幸福的日子。心中只要有你，我就不会受辱。可或许我太骄傲了，上天没有垂怜，我的愿望全都破灭

了。你远走而去了，希望这远行中你能够逢凶化吉。我这可怜人，还有一口气就不会将你遗忘。就算是国王的孩子，也无法和你比较。再见了，加利！最慈祥的父母都没能见到你最后一面，没有撒下一捧黄土。请你原谅，亲爱的！愿上天保佑我们在后世相见，而那时所有现在的苦痛会烟消云散。我这命苦之人，在不讲情义的人世流离失所，如迷路的旅人，再见了，我亲爱的……加……利！再……见……”

她在这时昏倒，众人忙着洒水救她，待她苏醒把她扶回去了。哪怕在恢复意识后，她的神志也是不清醒，嘴里絮絮叨叨全是含混不清的话语。众人从墓地回到巴巴斯的家。加利的父母动身回家，贾玛尔的母亲把女儿接回自己的家中。

### 第十三章

贾玛尔回到家，忧愁与哀思愈发沉重，身体也逐渐衰弱，瘦得让人心生怜悯。白詹一方看到此景，心想这女孩无处可去了，于是也不再闹事，日渐宁静。

贾玛尔住在家中一段时间后，又有人来从中调解，说：“白詹，你忘记那些恩怨，把你儿媳妇接过来吧。你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过错，变成这样只能说是造化众人。”也劝说萨尔谢拜说：“您把女儿交过去吧，您从开始就是同意的，不是吗？”

两个男人都接受了这样的，而舒立凡问女儿：“孩子，我的贾玛尔，他们现在都这么说了，我们怎么办好啊？”

贾玛尔说：“妈妈，你别再为我承担骂名了。加利不在我身畔，你把我扔进水里火里，对我都没什么区别。可是老天真决定了让我嫁给朱玛，怎么又会安排我和加利之间的事情。”她像是哀怨地自嘲，满怀忧苦。

朱玛少爷觉得亲自接这样一种女子是种耻辱，让白詹的妻子接过来了事。从前，贾玛尔一度是幸福的姑娘，曾被众人称颂，是璀璨而耀眼的明星，可这女子竟然沦落到如今的田地：没有往日的尊严，遭遇着种种屈辱。她像是被人随意抢夺的牲畜，而这让所有了解她的人都感到怜悯。在婚礼和聚会中，贾玛尔曾是湖面上栖息的白天鹅一般闪耀，如今却变得让人认不出的模样。

白詹将她带回，又通过区长向官府报备：

**加利·迪赛别克已因神的旨意逝世，按照先前判官们的判决，加利的父母将贾玛尔送还。**

贾玛尔最后也签署了承诺：

**我现在承认朱玛是我的合法丈夫，将不再就此事提出任何诉求或者争端**

于是，贾玛尔最初的诉讼和证明都被驳回，长官发来了结案通知。至此，这纷争终于了结，十月，人们开始陆续迁入冬牧场。可对于贾玛尔，加利的影子从未在脑海消失。她没有展露任何的笑颜，不和任何人交谈。她听不清话，也听不进去话，如同痴癫疯傻之人。

朱玛怒不可遏，对贾玛尔恶语相向。如果有人为她说话，朱玛就故意激怒贾玛尔，辱骂她，甚至不时推搡和嘲弄她。白詹和妻子也没有将儿媳放在心上，不过略微劝几句，从来没有过河湖。贾玛尔穿着的非常破戒，甚至眼圈乌青，面容憔悴，着实令人心碎。

可怜的贾玛尔，每当有人看到她，因为恻隐之心恨不得躲起来。这几天，也有人劝朱玛，连父亲白詹也说：“算了吧，逃兵也得娶亲，谁还没有个过去？”可是朱玛充耳不闻，贾玛尔没有一个愿意为她说话和出头的人了。她唯一能做的只是偷偷地哭泣。

冬天的这两个月，贾玛尔始终生活在屈辱和苦难，简直是没人所经历过的苦难。她成为了受尽屈辱，可以让人践踏的人。不过朱玛怎么鞭打折磨，贾玛尔从未顶嘴。有一次朱玛莫名其妙地辱骂她，贾玛尔再也忍受不住，说道：“如果你杀我，就一次杀死，别再一遍遍凌迟我早已破碎的心。”

朱玛听到这话，立马大吼：“你还在为你那个情人难过吗？那我让你忘掉他！”他说完一顿猛踢贾玛尔的胸口，把她打昏在地。施暴之际，朱玛的母亲赶上来骂道：“难不成你真要杀人？”说完，把他赶出屋去。贾玛尔一个小时后才慢慢苏醒，她所有的理智凝聚成一句话：“反正活不下去了，与其死在畜生手里，不如逃到别处，死了也干净。”

她可以想到的是法提霍拉老爷家，她想我要是能够做个烧水的杂役，也好过在这里受辱，不必让人看到我这个模样。她这么打算着，趁着夜幕降临，众人睡着的时刻她溜出门。正巧有一匹拴在门外的马。贾玛尔穿上稍厚的衣服，悄悄溜出了家门，骑着马扬长而去。

“神，你是在救我吗？”她一边念叨，一边策马而行。

尽管此前的命运对她不公，但这次出逃并没带来吉报。她出发时天上下了雪，风雪大作，白茫茫一片，路也都不见。雪越下越大，把她左右都遮盖。可她忘记了什么是恐惧，忘记肉体，只有加利的身影，她一路默默地思念。

忽然，她的马停步，她原来早已脱离了轨道，陷入厚厚的积雪。她想要调转方向，可双手冻僵，缰绳也握不住，浑身颤抖，几乎无法动弹。贾玛尔鼓起最后的气力想引马回路，但根本看不见前方。她只能在风雪中挣扎，直到深夜冻到失去知觉。

她想下马取暖，但是一脚踏入深雪就跌倒，再也爬不起来，瘫倒在地上。疲惫的马就地站着不动，像忠实的伙伴陪伴她到命运的最终。贾玛尔

忽然感觉体内越来越热，整个人像烧了起来。她脱下衣服扔在雪地上，然后用尽力气大喊道：“加利，加利，我的灵魂历经了煎熬，而你在何方？”

就这样一个曾在聚落间争相传颂的如花般灿烂的少女贾玛尔香消玉殒，她没能实现自己卑微的愿望，而是倒在无边的旷野，在残酷的十二月的风雪夜，永远闭上了双眼。暴风雪似乎只为迎接她而存在，第二天放晴后大家发现她走了不过半公里的路程。

上午，五六个从城市里回来的人骑马经过，远远看见一匹马孤零零在原野，顺着马蹄寻找到了贾玛尔的遗体，身旁是散落的衣物。他们马上去报信，其他人则伸手探进她大衣的口袋，有一封用铅笔写的信。读完，他们才知道，这是白詹家的儿媳贾玛尔，她在这封信里悼念了加利，并倾诉了自己全部的不信。

聚落里有人赶来把遗体送给白詹家，第二天下葬进冰冷的黄图。

从她的口袋找到的信，被路人反复朗读，并传颂在聚落。那正是贾玛尔在白詹家写下的遗书，也是她最后的哀歌。

女子的身价不过五匹骡马

我被人带到集市贱价卖掉

听了我所经历的遭遇

难道我不值得写入篇章

有仁慈之心的人们

请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有怜悯之心的人怎会

为孤苦人设计牢笼和圈套

我们的慈父啊  
当面把我们卖掉  
如果嫁给情投意合的人  
我便会如此悲凉凄苦  
神没有赐给我  
我所爱的加利，那英俊少年  
美梦的时光一去不返  
厄运当头，人也随之颓丧  
欢愉的时光崭露头角  
苦难和惩罚如影随形  
我被抛进无边的黑暗  
而指路的灯光在此刻熄灭  
加利不在，我还剩下什么?  
甚至来死亡都不能将我分开  
我的内心被苦痛灼烧  
如同那沸腾的开水  
辗转难眠，欢笑破碎  
清晨的我只能求上苍的垂青  
让世界的末日早些到来  
那样我们就可以重聚  
你让我陷入在火焰之间

神，你让我如此的卑微  
你让敌人们欢笑  
让孤苦的我哭泣  
我本是金银珠宝般的存在  
你把我埋入在尘土  
我是来自伊斯法罕的宝剑  
你把我腐蚀折断  
人们都在说我的逃婚私奔  
在湖畔人们议论纷纷  
你的慈爱呢？我的主  
为什么对我无尽的羞辱  
我是一只花园里的鹦鹉  
如今却不过乌鸦的食物  
我有女王高贵的头颅  
你却让我嫁给那卑贱  
我向失去幼仔的母骆驼  
就这样嚎哭到最后  
你降下你愤怒的身畔  
让我低人一等，比人低贱  
世间再无我这样卑贱的人，加利  
我终于顺从了你，造物者你的命运

彼得罗巴甫尔，1910



Steppe Voices is an ongoing project led by translator Aidos Amantai. It aims to create multilingual versions of Kazakh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works as a bridge of cultural connection for librar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general readers.

Volume 1 in the series, the novel *Baqytsyz Jamal*, was originally written by Mirzhakyp Dulatuly in the 1910s and is a landmark early feminist work of Kazakh literature.



Steppe Voices · Volume 1 · 2025